

墨西哥是一个危险的国家吗？ ——反思公共安全与治理策略

李音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国家为墨西哥

每次有家人或朋友得知自己在墨西哥生活学习时，他们总是一脸愁容。在他们的印象里，墨西哥是一个极度“危险”的国家。确实，从国内媒体的报道来看，无论是隔三差五的绑架枪杀，还是毒贩之间的激烈火拼，墨西哥似乎离阳光沙滩龙舌兰如此遥远，与好莱坞电影里枪林弹雨的犯罪现场则更近了一步。

2016年，我只身前往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开始了长达近两年的访学与调研。2018年下旬，我动身回国，暂时告别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回首在墨西哥城的生活，幸运的是，我并未遭遇过任何对自己的财产安全或人身安全造成危险的事情；但如若你问我，墨西哥真的是个如传闻般危险的国家吗？我的回答或许是肯定的。



图1《毒枭：墨西哥篇》剧集封面
图片来源：谷歌图片

一、“危险”：一种不安全感

谈到墨西哥的公共安全局势，不得不提及2006年的“禁毒战争”。当时的总统费利佩·卡尔德龙·伊诺霍萨（Felipe Calderón Hinojosa）部署了3.6万军队和联邦警察以打击毒贩的有组织犯罪。但即便如此，政府军与毒贩的武装实力依然存在差距，加之政府内部腐败等原因，这场轰轰烈烈的“禁毒战争”最终以失败告终。时至今日，墨西哥的毒品交易依然猖獗，该国的许多地区（尤其是北部各州，如锡那罗亚州、下加利福尼亚州、塔毛利帕斯州等）始终笼罩在毒品交易的阴霾之下。

尽管从国家层面来说，墨西哥不同地区存在的贩毒行为是其高危险系数的主要成因之一，但这并不是大部分墨西哥人对于“危险”的认知来源和判断标准。事实上，那些远离毒贩和毒品交易的普通人往往不会受到与毒品有关的犯罪行为的直接侵害，更多的时候，他们对于危险的感知是来自于自己的日常生活。换言之，车辆盗窃、入室盗窃、（公交车或道路）抢劫、敲诈、勒索、口头威胁、身体伤害、性侵害乃至交通事故伤害才是他们强烈不安全感的主要来源，而这种不安全感则进一步破坏了社会整体的良性发展。

墨西哥国家统计局地理信息局每年开展的“犯罪受害情况和公共安全感调查（La Encuesta Nacional de Victimización y Percepción sobre Seguridad Pública, ENVIPE）”显示，人们在公共场所（如街道、地铁或公交车等）最缺乏安全感。这一点，我在墨西哥城感受颇深。我刚到墨西哥不久，就听闻了墨西哥朋友当街遭遇抢劫或被盗窃的经历，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也会被他们告知一些不成文的“规矩”。比如，不要在地铁或公交车上使用价格昂贵的手机，不要在夜间经过墨西哥

城某些特定的地段或街道，不要在墨西哥城的大街上随意伸手拦车，一条大道的左右两侧是两个安全系统完全不同的居住区……

还记得某天，一位当地朋友给我发来一条新闻，该新闻报道了距离我所居住的小区大约 10 分钟步行路程的地铁站内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受害者从银行离开正准备进入地铁站时，不幸遭到一名持枪罪犯的袭击，由于伤势过重而当场死亡。由于这片区域是墨西哥城安全系数相对较高的中产阶级居住区，且设有多家银行，所以该事件引发了不小的恐慌。事件发生后的数周里，由于担心罪犯再次作案，政府派遣了警察驻守在该地铁站的不同出入口。后来，每每经过这座地铁站的附近，就算有警察的驻守，我依然战战兢兢，心有余悸。

事实上，行走在墨西哥城街头或乘坐交通工具时，遭遇盗窃、抢劫或枪击当然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是当小概率事件的后果是丧失生命这样个人难以承受的代价时，只要个体处于小概率事件发生的场所内，它也会被转化为个体强烈的不安全感，如同“恐飞症”患者搭乘飞机时的感受一般。所以，虽然我没有在墨西哥城遭遇任何实质性的危险，但是我依然被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所包围，日常生活与行动也受限于这种无形的束缚，这种束缚既是“金钟罩”，也是“囹圄”。

“危险”作为一种不安全感，形塑着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每个人的行动轨迹与活动空间，也使得社会成员之间逐渐丧失了基本的信任关系和交往纽带。鉴于这一状况，如果不能有效地消除不安感，那么民众只能将自己限制在越来越小的所谓安全区域，变得越发孤立无援。



图2 地铁站枪击事件发生后的景象
图片来源：谷歌图片

二、营造安全的“社会气氛”

那么，如何消除民众的不安全感？又该如何重建城市的公共安全？从我在墨西哥城生活的真实感受来看，将公共安全治理的重点放在打击与毒品贩运有关的有组织犯罪并不能真正地、直接地降低大部分民众对于“危险”或“不安全”的感知水平。当各种犯罪行为在社会中产生紧张和不确定性时，缺乏安全感、随时保持警惕心、担忧陌生人对自己的恶意或伤害等心理状态使得一种不安全的气氛在城市不断蔓延，民众和街道将彼此抛弃。因此，首先需要考虑的是重新修复受到破坏和抛弃的社交交往、信任关系和公共空间，其次是打造一种关于公共安全的“社会气氛”（social atmosphere）。

“社会气氛”是社会心理学的重要概念，它是日常生活中包裹着我们的准客观实体，也是制约群体内人们共同活动

和思考方式的心理条件。不同的“社会气氛”会产生不同的态度、行动和价值观，比如合作、友谊、竞争、敌意等。“社会气氛”不仅是群体内部正在发生事情的外在表现，同时也反向改造着群体内部正在发生的事情。考虑到墨西哥社会长期遭受暴力及犯罪文化的影响，民众的不安全感是根深蒂固的，这也使得消除不安全感不再是一个只有政府才需要面对和考虑的问题。以“社会气氛”定义和理解公共安全意味着将人民视为缔造安全感的积极主体，而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者或感受者。基于此，社会参与成为了营造安全的“社会气氛”的有效渠道，它使得民众能够重新拥有他们的社区，并以一种对他们有意义的方式再次创造他们生活与居住的空间。

我在墨西哥城所居住的社区是一个相对安全的社区，但是仍然会有偷盗行为的发生。有一段时间，居民发现自己停在路边的自行车或汽车配件不断遭窃，甚至还有居民楼的窗户被盗贼恶意打碎并导致部分物品被盗，而政府往往不太重视，也很难彻底消除这种类型的犯罪行为。于是，当地居民通过公民委员会（comité ciudadano）自发安装了摄像头，以捕捉偷盗者的人像画面，再以打印张贴非官方的“通缉令”的方式提醒民众加以防范，共同协作保卫社区。这种自发的自治行为也达到了对偷盗者的威慑作用。有时候，走过一片住宅区或社区，还会看到当地居民贴出的警示语或告示牌，上面写道“你已进入了社区摄像头的监控范围”，用来警示那些图谋不轨之人，降低该社区的犯罪率。从某种意义上讲，上述做法便是民众通过社会参与和社区团结主动维护居住空间公共安全的一次积极尝试。

在一个人际关系和社区受到不安全感侵蚀的社会中，社会参与变得至关重要。只有民众的参与和协助，才能扭转暴

力犯罪、毒品贩运等行为不断破坏墨西哥社会及社会内部关系的局面。在此基础上，国家是创造适当条件的一方，它使得公共安全成为可能，民众通过集体组织积极投身于公共空间的改造和修复，这是改善公共安全局面以及降低民众不安全感的最佳选择。如上述提到的公民委员会就是这种集体组织的典型代表。公民委员会作为墨西哥城的公民代表机构，由公民民主选举产生，负责制定工作计划以解决居民的主要诉求。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公共安全是这些委员会工作的主要问题之一。



图3 墨西哥城启用“求救按钮”，民众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呼叫救援

图片来源：谷歌图片

三、结语

综上，尽管国家仍然有必要通过监禁和打击罪犯降低整体的犯罪率并通过公共安全制度的改革阻止犯罪的发生，但是必须意识到的是，缺乏安全感的“社会气氛”作为一种集体心理状态更多的是一个因为恐惧而破碎化的社会所产生的结果。以墨西哥城为例，用毒品贩运和有组织犯罪解释民众

对于“危险”的高水平感知，其效用似乎是有限的。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缺乏信任，越来越多的人宁愿放弃共同的、公共的空间和场所，将封闭和孤立当作一种假定的保护。

表面上，把公共安全看作一种“社会气氛”似乎太过理论化，缺乏实践意义。但实际上这样的理解是富有意义的，因为它为国家、组织机构和民众理解何为“安全”的公共环境提供了新的思路，尤其当各方都认识到公共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所处环境的感受及看法，而各方都有权利和义务参与这个集体心理建设的过程。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墨西哥不再是一个危险的国家，或者，起码不再是一个人人自危的国家。

本篇责编 熊星翰 文字校审 许帅